

## 開放文學 – 漢文樂園 – 宇宙浪子 第四回 玉墨浮雲變古今

文祥聽不下去了，又不好意思斷然離去，正在躊躇時，瞥見在月樓餐館中碰了釘子的女孩，正與她的兩個同伴，邊談邊笑的往這邊走來。文祥乘機向二人告辭，立刻迎了上去，向那女孩說：「還記得我吧？真巧，妳也要去火星？」衣紅睜大了眼睛，一臉詫異之色：「我認識你嗎？」

「應該！不過這並不重要，我認識你！」文祥套用她初見時的話，不料衣紅仍舊一臉漠然。文祥這才想起自己已經易容，難怪她不認識了：「剛才在酒樓上，我沒有關電腦，得罪了妳，記得吧？」

衣紅仔細看了一眼，笑容略現：「原來是你！剛剛整過容是不是？」

「只是拉拉皮，省得惹麻煩。」

「我的條件沒變，電腦呢？」衣紅毫不讓步。

文祥舉起左腕，把文娃的底面翻開，那裡有個微開關。當著衣紅的面，文祥果真把電腦關了。為了讓她驗證，又特意把手伸到衣紅眼前。

衣紅這才嫣然一笑：「怎麼？想通了？還是有什麼打算？」

文祥搖頭說：「沒想通，也沒什麼打算。」

「那為什麼前倨後恭，現在又肯把電腦關了？」

「本來就沒有開著的必要，其實電腦無所不在，只要有空氣振動，就逃不過他們的偵測系統。」

「我知道，但這是我的原則。」

「有那麼嚴重嗎？」

「是的，我只是希望與人相處時能實話實說，自由自在。」

文祥很佩服這個女孩的坦率，慨然說道：「好吧！先前沒關電腦，是我覺得沒有那個必要。後來當局告訴我，說妳們是什麼外星人會的霹靂小組，要我小心一點。剛才又被那兩個人糾纏不清，正好妳們過來，我便乘機脫身。」

衣紅笑了：「交朋友先要交心，我相信你！不錯，我們號稱霹靂三人小組，但那是鬧著玩的。至於你要脫身，目的已經達到了，現在去留任便。」

文祥說：「姑娘妳未免太不給人留情面了，哪有這樣交朋友的？」

「你還怪我？你並沒說要交朋友呀！既然這樣，來，我給你介紹兩位朋友。」衣紅指指褲白，對文祥說：「他叫褲白，永遠穿白色的褲子。」

文祥不禁笑了：「在下文祥，最怕穿白褲子。」

褲白說：「其實，我們是苗族的一支『葛衣苗』，人家戲稱『穿衣苗』，我們都用衣飾取名字。」

文祥好奇地說：「噯！那一定也有『不穿衣苗』了。」

衣紅說：「豈止，還有『變臉苗』哩！」

褲白搖搖頭，說：「衣姐，我怎麼沒聽說過？」

衣紅指著文祥笑道：「眼前不就是一個嗎？」

文祥說：「老實說，我也是中國的少數民族。」

「是嗎？」衣紅眼睛一亮：「那我們真是與有榮焉！」

「我的祖先是北宋的文天祥，宋亡以後逃到廣西，被同化成了壯族③。」

「哇！忠良之後！那你應該以你的姓氏為榮哪！」

風不懼一直站在一旁，這時爽快地伸過手來：「好漢！我是風不懼。」

文祥與他握了手，發覺這位年輕人手勁很大。文祥把手抽回，問道：「風不懼？怎麼沒有用衣服做名字呢？」

褲白笑道：「啊哈！果真有人問到了！他的原名……」

衣紅忙阻止他：「不可以這樣！文先生是外人！」

風不懼對衣紅擺擺手，說：「沒關係，文兄是痛快人，我不怕。」說完，他又對文祥說：「你知道什麼叫遮羞布吧？」

文祥說：「我聽說過，但不知出自什麼典故？」

風不懼說：「不是典故，真的是一塊布，掛在腰下，供遮生殖器官之用。我們家鄉不叫遮羞布，叫『條』，我的原名就是『條細』。」

褲白早已笑得蹲了下去，衣紅也忍俊不禁，捂著嘴，轉過臉，跑到一邊去了。

文祥雖然覺得有趣，卻不懂怎麼如此好笑。風不懼毫不在乎，冷臉望著二人，平靜地說：「文兄一定覺得我們文化水平太低。」

」

文祥一本正經地說：「哪裡，哪裡，我們家鄉裡也有些怪名字，像是狗兒、糞團等。我有個朋友，姓紀，名叫几大，結果不論走到哪兒，都有人要和他比劃，看看究竟誰的大。他煩不勝煩，只好把名字給改了。」

沒想到此話一出，連風不懼都撐不住，也笑出聲來了。最可憐的是褲白，笑得在地上打滾，那衣紅更跑到遠遠的一角，笑得喘不過氣來。

文祥不記得這輩子是否說過更精彩的笑話，他呆呆地楞在一旁。等到三人笑夠了，風不懼道：「這件事還是由我自己現身說法好些，因為條細的緣故，我一直沒能結婚。我們家鄉裡還是依照古訓，婚姻要由家長作主。女方一聽我的名字，就表示沒有興趣。」

」

文祥詫異地問：「為什麼？」

風不懼說：「這都是電腦惹的禍，我們那裡很相信電腦姓名學，說姓名是真相的一部分。比如衣紅是穿紅衣，褲白也永遠不離白色的褲子。而條細是指性器官太小，所以女方都認為我沒有用。」

文祥頗表同情，說：「原來如此。」

風不懼面無表情，繼續說：「並不如此，我決定改個名字，根據電腦規定，取名字不能重複。可是受到衣服的限制，取名很不方便，最後我決定不再用衣服，要取一個威武、能代表真實的我的名字，所以取了個『風不懼』！」

文祥說：「這名字好呀，有什麼好笑的呢？」

風不懼說：「我也不懂，大概是他們喜歡笑吧！」

褲白接口道：「他當然不懂，我們那裡稱條為蜂，蜂不巨、條細，名符其實。」

衣紅趕過來說：「夠了，夠了，笑話歸笑話，我們找個地方坐坐，慢慢談吧！」

文祥回頭一看，卡門和約翰已經走了，便領著三人，回到剛才的座位上。大家各自點了些茶點，座位旁隨即升起了四個几案，托著飲料、點心，移到各人面前。

文祥感嘆道：「這是最起碼的享受，但在過去就做不到。」

衣紅馬上反唇相譏：「原來文兄是見利忘義的忠良之後。」

文祥說：「至少我知道感恩戴德。」

衣紅放下手中的杯子，厲聲說：「你說，誰有什麼恩德？」

依文祥的個性，遇到這種情勢，他早就掉頭離去。但一方面是受了電腦之托，另一方面也很欣賞衣紅這種率直敢言的個性，他自己就算再生氣，也擺不出這種架勢來。且不管她的態度如何，多瞭解一點總是好的。既然要瞭解人，首先要知道對方的背景，否則雙方不過各說各話罷了。文祥想通了，便平靜地問：「衣姑娘，能告訴我妳的芳齡嗎？」

「怎麼？王顧左右而言他？」

「不是，年齡與經驗是判斷事物的根據，我只是想知道妳的認知背景。」

「不必拐彎抹角，我們都是電腦嬰兒，是和新時代同步成長的，你不要以為我們又是什麼前朝遺民之流的。」衣紅痛快地說。

所謂電腦嬰兒，是指二〇二四宣言後，在電腦聯盟服務下出生的新人類。人類議會曾於二六年立法，長生不老的人口限額為一百億，在額滿以前，凡未接受長生手術的人，仍有生育權。據電腦統計，當年有二十幾億人決定要生育，直到四七年，一百億才額滿。自後，只有在有人死亡了，才能根據死者的細胞，複製一個所謂的「新生兒」。假若有人放棄人體複製，則由全世界數十億申請者中，依序遞補此一「電腦嬰兒」的空額。

看來衣紅大約只有十六七歲，禰白更小，風不懼應該已有二十來歲了。

「那妳受過什麼委屈呢？」

「什麼委屈？要什麼委屈？」

文祥完全糊塗了：「那妳為什麼反對電腦？」

「我說過我反對電腦嗎？」

「妳給我的印象是這樣的。」

「那是個人的主觀意見。」

「妳要我把電腦關掉。」

「那是為了保證跟我講話的確實是一個人，難道妳喜歡跟傀儡說話？」

文祥被她一頓搶白，臉上很掛不住，只好說：「對不起，我太主觀了。」

衣紅平靜地說：「你沒說錯，我是反對電腦的。」

文祥簡直不知道要怎樣接下去，乾脆，他決定三緘其口。

衣紅不以為意，說：「不必找理由，我們是為反對而反對。」

「為反對而反對？」文祥還是忍不住，開了口。

「你讀過一本電子書沒有？書名叫做《生存的意義》。」

「沒有，我很少看書。」

「這本書中說，生存就是要奮鬥，只有奮鬥才是生存。」

「但是奮鬥並不等於反對呀！」竟然有人會這麼想！文祥真是大開眼界。

「我看你邏輯不通！我們要生存是不是？電腦幫我們解決了一切，是不是？」

「所以妳反對？」

「沒錯，我們希望自己解決問題，反對依賴電腦！」

這話可讓文祥無言以辯了，衣紅說的有部分確實是對的，甚至他自己也有過類似的想法。但是，事實的存在與任何人的好惡無關，也不是可以贊成或反對的。這種事文祥懶得過問，這種觀念在以往被稱為「政治」。人為了一己之見，往往不擇手段，說盡了甜言蜜語，目的不過是影響他人，匯聚力量，以滿足個人的私慾。

「妳剛才找我談，就是想告訴我這個？」

「當然，我們從不放棄結合同志，尤其是個名人！」

「我很可能並不贊成妳的看法！」

「以你冒險犯難的精神，我願意結交你這位朋友。」

風不懼插口道：「文兄，我們家鄉還在養蠶，你知道蠶是什麼吧？」

文祥點點頭說：「知道。」

「我們把蠶養在一處開敞的房子裡，比我們住的地方還要好。」風不懼說話時，穩重如山：「我們為牠種桑，為牠切葉，把牠們伺候得像皇帝一樣。」

文祥接口道：「你們不過是要牠吐的絲。」

風不懼道：「只是要絲倒沒有什麼，反正蠶吐了絲以後，就沒有用了。」

「那又怎樣？」文祥搞不清對方的主題，聽得一頭霧水。

「文兄，你想想看。」風不懼慢條斯理，繞著圈子說：「這些蠶養得很好，幾千年來被尊若搖錢樹。不像其他毛毛蟲，幾乎被殺得精光。」

「是呀！電腦照顧我們，也和我們照顧蠶一樣，更何況我們連絲都不必吐。」

「文兄應該知道，現在尼龍絲的直徑，已經抽到比蠶絲細上幾十倍了，我們還要養蠶嗎？」風不懼一步一步地逼近。

「那不正好放牠們回歸自然？」文祥說。

「我們就是這樣做，文兄，你知道結果如何？」

「都變成白白胖胖的大蝴蝶了？」文祥打趣道。

「沒那事！那些蠶一放回桑樹上，沒有一隻活得過三天！」風不懼把「活得過三天」五個字說得擲地有聲！

「下一個就輪到我們了。」衣紅接著說：「我們這些生活在電腦下的人，萬一失去了當局的呵護，恐怕連一天都活不下去！」

文祥也想過這個問題，但是從歷史的角度來看，人類一直在作繭自縛。從對文明的追求就可以看出來，人就是要把自己緊緊的包裹起來，希望製造一個最完美的溫室。今天溫室竣工了，又有人說，我不要住在溫室裡。答案也很簡單，出去就是！

「以我所知，地球上還有幾千萬人，自由自在地生活在自然環境裡！」文祥無意跟他們爭辯，卻忍不住要提出自己的看法。

誰知衣紅一聽，竟然怒不可遏：「你關心過他們嗎？你拜訪過他們嗎？」

「沒有，所以我才單身一人到月球工作，我不想關心別人，也不需要別人關心！」文祥不認為這有什麼值得討論的，早在二〇年代，這個話題已被炒得發酸了。

「哼！原來也是個自私自利的字號！」

「唉！莊子真了不起，連今天的事都看到了！」文祥不禁大有所感。

「莊子？誰是莊子？」禰白忍不住問道。

「哦！一個你衣紅姐姐不會喜歡、不會關心的人。」文祥冷冷地說，他已決定不再和這位姑娘扯下去了，意識型態不同，不可

能有交集的。只是，他怎麼向文娃交待呢？

「我喜歡孫子！」衣紅說。

「喜歡孫子的人，也一定喜歡老子！」

「我很敬畏他，但並不喜歡。你呢？」

「我崇拜老子，欣賞莊子，不懂孫子。」

「看得出來，你是個老古董！」

褲白越聽越糊塗，插口說：「衣姐，什麼老子孫子的，怎麼沒有兒子呢？」

衣紅笑說：「兒子？還沒有生呀！」

褲白問：「那孫子從哪兒來的？」

衣紅說：「他娘生的呀！」

褲白說：「哦！我懂了！」

衣紅說：「你懂了？這可奇了，你懂了什麼？」

褲白說：「他是個私生子！」

衣紅忍俊不止，指指褲白，問文祥：「你說莊子看到他了是嗎？」

文祥也笑了，說：「莊子不是說過螭與學鳩之笑嗎？」

褲白急了：「你們在說什麼呀？我也想知道！」

文祥見褲白急切的樣子，心裡有些慚愧，便和顏悅色地說：「莊子是中國最有名的思想家之一，他出生在戰國時期。眼見當時各國君主不顧民生疾苦，相互爭權奪利，非常不齒。同時，他崇尚自然，反對虛偽做作，常用一些寓言明諷暗刺。由於他的思想清晰，反應敏銳，留下了不少警世的文章，是中華文化中，一顆光亮眩目的明珠。」

褲白聽得大為欣羨，問衣紅道：「衣姐，他說的是真的嗎？」

衣紅說：「我講個故事給你聽吧！莊子在〈應帝王〉中說，南海之帝為儵，北海之帝為忽，中央之帝為渾沌。儵與忽常去見渾沌，渾沌待他們很好，兩個人便商量該如何報答渾沌。儵想到人都有七竅，偏偏渾沌沒有，便決定每天為渾沌開一個竅！」

說到這裡，衣紅望著褲白，再不言語，褲白急了，問道：「衣姐，然後呢？」

衣紅說：「七天開了七個竅。」

褲白眼巴巴地問：「開了七個竅以後呢？」

衣紅說：「以後？以後渾沌就死了！所以我也不能給你開竅。」

褲白還是不懂，便問文祥：「你是說，莊子怕我開竅嗎？」

文祥怕他誤會，只好解釋道：「那是你衣姐開你玩笑的，我剛剛說的與你無關，莊子有句名言『聖人不可殺，大盜不止』。這話是說，人性對極端的觀念有自動平衡的作用，在一個團體中，好人多了，就會出現壞人；如果壞人多了，便一定有好人。所以只要有聖人，就會產生大強盜。」

褲白想了一會，還是不明白。他眼巴巴地望著衣紅與風不懼，見兩人面無表情，只好再問：「你是說我們是壞人？」

「不！」風不懼說：「文先生是說，我們想做聖人。」

「我從來沒想過！」衣紅接口道：「我們根本就是。」

文祥懶得再談下去了，向三人微微示意，說：「好極了，請恕我先走一步，要去洗耳朵去了。」

「洗耳朵？」褲白眼睛一亮，拉著文祥的手，問道：「這是什麼新花樣？」

「啊，這是老習俗，你知道唐堯這個人吧？」文祥說。

褲白望望衣紅，衣紅不理他，他又望著風不懼。

「他是古時的聖君。」風不懼解釋道。

「有一位隱士許由，唐堯召他去做官，許由聽了，便跑到潁川洗耳朵。」文祥說。

褲白越聽越迷糊，掉頭問衣紅道：「衣姐，他為什麼要洗耳朵呢？」

「連這都不懂？」衣紅說：「為了要洗耳恭聽呀！」

褲白問文祥：「那你是不是洗了耳朵再回來？」

文祥說：「你看我的臉時，就看不到我的後腦勺吧？」

褲白簡直墜入了濃霧中，他楞楞地點點頭，似懂非懂地望著文祥。

文祥繼續說：「人世間都是這樣的，你看不全，就不能瞭解透澈。人只能看到一面，如果就用這一面來衡量事物，那是很危險的。比如說，許由當年為什麼要洗耳朵，今天又有誰知道呢？認為做官是正途的人，就說是要洗耳恭聽。認為做官是骯髒的人，則認為聽了這些髒話，污染了耳朵，所以要清洗一番。」

褲白始而恍然大悟，繼而又愁眉苦臉地說：「你是說，你不喜歡做官，所以要去洗耳朵。可是衣姐也不喜歡做官呀！」

文祥說：「那是前面，她還有後腦勺呀！」

褲白走到衣紅背後，看了看她的後腦袋，慎重地說：「衣姐的前後腦勺我都看過了，沒有一點想做官的樣子。」

衣紅笑道：「小傻子！你怎麼看得出做官的樣子？」

褲白說：「妳不是常說，做官的人腦袋都是尖的嗎？」

文祥也忍不住笑了：「還好，我的腦勺是圓的。」

衣紅嘴一撇，嗔道：「哼！酸葡萄。」

突然，一陣風吹過，一個怪人出現在四人面前。文祥一看，這人面貌寢陋，痰頭怪腦地，簡直令人難以忍受。他的一顆頭是橢圓的，略向右邊突出，像是患了腦水腫。五官不僅不對稱，左邊的大得離譜，而右邊的又小得出奇，讓人有一股想要把它扳正的衝動。

這人一到，就衝著衣紅，齜牙裂嘴地笑道：「紅姑娘，妳想我啦？」

衣紅一見他，立刻橫眉豎目的退到風不懼身後，一面恨聲道：「你是什麼東西？憑什麼姑娘我會想你？」

「妳不是叫我嗎？」

「你在做夢哩！我叫你！」衣紅怒目圓睜。

「分明你剛才喊『酸葡萄』，不然我怎麼敢過來？」那怪人嬉皮笑臉地說。

「什麼話？酸葡萄也是你的名字了？」

「是呀，姑娘妳賞賜給我的呀！老實說，我還是喜歡我老爸取的『左非右』，可是酸葡萄是姑娘您恩賜的，我是『受驚若寵』也！」

褲白忿忿地說：「左非右，你這樣說不公平，上次我們是在討論哪種制度好，你說都不好，衣姐才說你是酸葡萄，連我褲白都懂這句話的意思。」

左非右笑得右眼都不見了：「小兄弟，有你給我作證，好極了！我要銘心刻骨，紅姑娘說我是酸葡萄，我就是酸葡萄！哪一

天，紅姑娘說我是甜葡萄，我就是甜葡萄！反正，我就是紅姑娘的奴隸！一切唯姑娘之命是從。」

衣紅氣得臉也向一邊歪了：「那我叫你滾呢？」

左非右立刻向衣紅一鞠躬，道聲：「我滾也。」果然，他一蹬腳，踩著動力滑輪，又如一陣風，去了。

褲白對衣紅說：「衣姐，我看習慣了，其實他也不算很醜嘛！」

衣紅猶自有氣：「你不嫌他醜，你跟他要好去！」

風不懼說：「這個人很有骨氣，你看，易容、整容都不過是幾個小時的事，他卻寧願以這副面貌，痴心地等待妳回心轉意。」

衣紅說：「我就是不懂，整容有什麼不好？人之所以能接納別人，是因為對方至少還有個人樣。」

風不懼說：「衣紅，這就是妳的不是了，莊子不是說過嗎？『子與我遊於形骸之內，而子索我於形骸之外，不亦過乎！』④左非右也曾說過，人唯一有價值的是內在美。視覺美太容易得到了，所以價值不高。他之所以喜歡妳，是妳有理想，也很能堅持。」

文祥早忘了要走的事，他發覺風不懼頭腦冷靜、寬容待人，有大將之風。而這位左非右才真正是個至人，在今日人人整容做假的時代，他居然能不顧對方的嫌惡，堅持以德性相感。更奇怪的是，這個人所以看中衣紅，青春美貌居然不是重點，左非右說的不錯，她的確個性堅毅、堅持原則，至於有什麼理想，那就不是第一次見面便看得出來的了。

衣紅快快地說：「風哥，內在美只是三個字，你怎麼去定義呢？俗話說：『烈女怕纏郎』，這樣糾纏不休，難道就是內在美嗎？要知道，我們責任重大，他要是真有見識，應該幫我們喚醒那些醉生夢死的人才是。」

文祥忍不住插口道：「衣姑娘，本來不該我開口，但是我認為妳沒有給他機會。」

衣紅冷笑了一聲：「沒有給他機會？哼！我就給他個機會看看！」

話剛出口，滑輪聲倏地由遠而近，左非右又出現在四人面前：「姑娘有何指教？」

這次衣紅早有準備，冷冷地說：「問題不在於我嫌你醜，要知道面容只是與人溝通的管道。你如果真要和我們共事，就去換一副臉孔再來。」

左非右道聲：「遵姑娘法旨！」說罷，右手往臉上一抹，立刻換了一副面容，簡直是徐公衛玠再世。他問道：「這副如何？」

四人早驚得呆住了，一時弄不清是真是假。

風不懼定了定神，詫道：「怎麼，真實幻境也能在臉上實現了？」

左非右呵呵笑道：「這不是真實幻境，實際上是一種古老的技術。早用在川戲裡，叫做『變臉術』，事先覆上層層面具，再依序變回『本臉』。此外桂劇也有，不過和川劇反向，由本臉逐次變臉，技術高的演員變一次臉只要半秒鐘。後來經過改良，這種變臉的薄膜不僅凹凸有致，能勾勒出面形，而且材質取自臉皮，和真的完全一樣。你們瞧瞧！」他張開右手，掌上果然有一層肉色的薄膜，看上去軟軟的，想像不出怎麼能張滿臉頰。

眾人瞪著左非右看了又看，真和一張正常的臉沒有分別，原來參差不正的五官，好像全套都換新了。再看看那張薄膜，怎麼都想不出是怎樣變出來的。

褲白摸了摸薄膜，忍不住說：「你能不能再換一副？要慢慢的，讓我看清楚點。」

左非右說：「當然可以，要知道我們所看到的一切，都是物質分子外部的電子層所反射的光線。我的臉經過掃描處理，已經記錄下五官的座標位置。而這張面具膜上則有五官的新位置，往臉上抹時，這層膜會自動定位。你們看到的，其實還是我原來的臉孔，但是經過薄膜電子層的修正，形狀和位置就改變了。」

說罷，他慢慢地又把薄膜往臉上抹去。奇特的是，那薄膜一接近面皮，立刻像繚繞的煙霧般，自動罩在臉龐上，同時，光線折射的角度也不一樣了，面容又倏然一變。

「奇怪！我怎麼沒有見過這種化妝法？」衣紅問道。

「妳聽了一定會反感，電腦當局規定，只有像我們這樣的殘障人士，而且沒有做過整容手術的，才允許使用。」

「我為什麼要反感？這樣才公平，否則作鬼作怪的人更多了！」衣紅說。

「妳比較喜歡哪一種扮相呢？」左非右問道。

衣紅連看都不看，便說：「都不喜歡。」

褲白說：「再換一副看看。」

衣紅說：「算了吧，換來換去都是假的，有什麼分別？」

這時甲板上已有二十多位旅客，三五成群的，都坐在雅座裡談天喝飲料。一位西裝畢挺的男士，很有風度地走到左非右面前，深深地一鞠躬，說：「我叫佐佐木，是『火星怪獸』的導演，很想結識各位。」

衣紅立刻起身，回禮道：「衣紅，請指教。」

大家相互介紹完畢，衣紅馬上說：「佐佐木先生，我們這裡有一個規定，在談話時，電腦必須關掉。」

「電腦關掉？妳這是開玩笑吧？真是好題材，好題材！」佐佐木笑說。

「我是說真的。」衣紅毫不客氣。

佐佐木一看，除了文祥以外，其他四個人果然都沒有帶腕式電腦。這些人顯然是認真的，佐佐木不敢相信，又問了一遍：「你們不用電腦？」

「從來不用！」

「這怎麼可能？再說，妳也不能強迫我呀！」

「那妳也不能強迫我們留下來吧？」

「小姐，妳要知道，我是火星怪獸的導演！我是來請教這位先生的化妝術……」佐佐木沒得到應有的尊重，聲量越提越高。

衣紅又站起身來，對文祥說：「我們再聊吧！」

她一走，那三個人如影隨形，跟著便走。文祥也毫不客氣，回頭就走，只剩下佐佐木一人楞在那裡。

文祥回到客艙，打開電腦，對文娃說：「情況妳都知道了吧？」

文娃說：「知道了。」

「看來她們好像與外星人不相干。有趣的是，這三個人是三種典型；衣紅很不簡單，而褲白又簡單得要命，風不懼諱莫如深，看起來很簡單，可是又不是單純的簡單。總之，我還摸不清底細。」

「別的你不要管，重點在那幾個字上面。」

「假如她們真是反叛組織，妳們會怎樣？」

「不怎樣，我們只是服務的系統，奉命行事而已。」

「如果她們真要武力革命呢？」

「只要不違反二〇二四規定，我們一概不管。」

「妳們為什麼這麼關心那幾個字？」

「那是我們的責任，我們可以採取行動，卻不能不知道。」

太空船要啟航了，甲板頂層上擠滿了人群。不像昔日遠行時，船岸兩地分隔，人們離情依依。現在是時間一到，送行者身上的

電腦便「嗶嗶」直響，叫得人們心慌意亂。

船上共有三百多位乘客，大概這裡是月球轉航站的緣故，送行的人不算多。文祥兩眼不自覺地在人群中搜索，他想再見到衣紅，又覺得見不到最好。

突然，他看到那位吟遊老者，正走下船弦。他上岸後，便站在送行區的柵門內，向船上的人搖手致意。文祥隨著他的目光看去，在中層甲板有幾個男女，其中一個好像是孔無咎，大家伏著欄杆，正和老者揮手。

文祥這才瞭解，方才孔無咎來找自己，主要的目的也是在號召同志。難道人類在居安數十年之後，又靜極思動，連衣紅那種涉世不深的少女，都自許肩負著救亡圖存的使命？當然，很可能是地球人多半貪圖享受、不事進取。而思想敏銳、抱負不凡的人，差不多都到月球來探險，或者移民到火星去了。

這種現象與十七世紀時，歐洲人大舉移民北美洲很類似。任何一個時代的風潮，與天時、地利、人和三者都有密切的關係。那麼，今天的風潮又是什麼呢？難道就是這些散兵遊勇，憑這幾隻螞蟻，就想撼動電腦王朝？

電腦有什麼失去民心的暴政呢？他雖然自稱為人類的奴隸，也的確任勞任怨地在為人類服務。而且電腦的樂趣與目的，卻與人類截然不同。不論從哪個角度來看，電腦實在沒有與人發生利害衝突的地方。

有人將心比心，認為電腦這樣伺候人類，一定心存怨懟。也有人認為電腦太聰敏，人類望塵莫及，遲早有一天，電腦食言而肥，把人類完全擺脫掉。

這些說法當然都出自一些無知無識的愚民口中，偏偏愚民甚多，眾口鑠金。好在電腦從來不以為意，據說在設計之初，電腦的意識中心是以老子的《道德經》為判斷標準的。

經中第八章有言：「上善若水。水善利萬物而不爭，處眾人之所惡，故幾於道。居善地，心善淵，與善仁，言善信，正善治，事善能，動善時。夫唯不爭，故無尤。」更是電腦奉為圭臬的基本準則。

對生命體而言，水是最重要的物質，沒有水，就沒有生命。對資訊體而言，電腦則是最重要的工具，可以說沒有電腦，就沒有資訊。假如說人是生命的肉體，電腦是資訊的身體，那資訊則是生命的精神了。肉體有物質的利害關係，有需求及獨佔的慾望，精神卻不佔空間，沒有利害，是開放的、共享的，能無盡地向外擴展。

文祥很能體會人性中永遠不能滿足的一面，他自己也具有這種特質，所以才自我放逐到月球來。但是，他不推卸遷怒，從來沒有怪罪電腦，他知道，問題在他自己。

文祥聽過一個故事，說有位修行人，在一所寺廟裡，聽了一位高僧講道後，發誓要克服一切面臨的障礙。而當他一出山門，就發現面前的高山阻擋了他的行向，他毫不猶豫，決定要把眼前這座高山剷平。

他很有毅力，經年累月地挖山，一點也不鬆懈。只是，他始終有一點困惑，這些山石和泥土，到底要怎樣才算不阻擋他呢？

他發現，山石敲得太碎了，變成石粉，天晴時滿天飛塵，一下雨就泥濘不堪。比起山石來說，反而更添不便。他設法把山石移走，結果遍地裂隙，沒有土更是危險。後來，他學會了鋪路，才發現石塊要大小不一，泥土也要有不同的黏性。而且開路還要考慮路徑、方向、功能、條件等問題。

幾十年過去了，這位修行人把山挖平了一大片，也開闢了一條可以行走的便道。但是他並不認為走在現在的道路上，比以往又方便了多少。為此，他一直無法確定，怎樣才算克服了障礙？

有一天，高僧即將圓寂，把他叫到面前，問道：「你的障礙克服了沒有？」

「還沒有。」修行人慚愧地回答。

「山頂挖平了嗎？」高僧問。

「弟子愚昧，不知道山頂應該算到哪裡？」

「是你眼睛看到的山頂，還是心裡想到的山頂？」高僧又問。

修行人突然心中一亮，號啕大哭道：「師父，我錯了，我的障礙是心裡的山，可是卻挖了幾十年眼前的山。」

「傻孩子，你再看看，你心裡有山嗎？」

文祥一直在想自己心裡的山，他也挖了幾十年了，他的目的卻不在去除障礙。他只是把石塊由東邊挖出來，堆到西側去，等到西面堆滿了，再挖來放回東邊。

這次，他由廣寒宮裡走出來，想不到真開了眼界，居然還有這麼多人，忙忙碌碌的在移山填海。一時之間，他自己的問題倒是找不著了。

「文兄，安頓好了？」

一隻手拍在肩膀上，文祥回頭一看，是百怪，身後跟著高出兩個頭的千奇。

「二位好，有人來送行嗎？」

「送行？是送終吧？」千奇哈哈笑道。

「不妥！不妥！不吉利！」百怪連忙止住千奇。

「老怪，什麼話吉利？」

百怪得意地說：「要符合客觀真實。」

千奇問：「現在要送我們出行，該怎麼說？」

百怪伸著頭想了想：「送行！」

千奇存心嘔他：「如果出行到最終呢？」

百怪毫不思索地說：「送終！」

千奇說：「這可是你說的。」

百怪滿意地說：「這是因果關係，所以吉利。」

文祥見他們倆拌嘴成習，好奇地問：「像你們這麼好的交情，有沒有為了意見不合而爭吵過？」

千奇搖搖頭說：「沒有。」

百怪卻大聲說：「有！」

千奇詫異地問百怪：「我們什麼時候爭吵過？」

百怪說：「別死不認帳，文兄又不是外人。」

千奇想了又想：「這麼多年來，我一直容忍你，絕對沒有跟你吵過！」

百怪繃著一張怪臉，恨恨地說：「我才一直讓你，別臭美！」

千奇拉著長長的馬臉，兩隻眉毛都皺成一堆了：「老怪！你摸摸良心再說！」

百怪兩眼一翻：「我的良心被狗吃掉了！」

千奇忍耐不住，也提高了聲調：「老怪！你這是無理取鬧嘛！」

百怪也忍耐不住，噗哧笑道：「老怪！這樣算不算爭吵？」

千奇這才知道上當了，一時間氣不打一處走：「你，你真要吵架？」

百怪說：「我讓你，我讓你。」

千奇氣不能消：「不要你讓！」

三個人找了個角落的位置坐下，這時，一聲汽笛鳴起，清越的鳴鳴聲，在太空艙內來回縈繞。同時響起一個甜美的女聲，她說的是世界語，但各人所聞，則是經電腦翻譯的母語：「各位旅客，本太空船麥哲倫 C T 二三號即將啟程前往火星。本船淨重十公噸，載重四萬公噸，船長一百公尺，高二十公尺，寬二十公尺。本船採用最新型的『反壓力』太陽能火箭，二十平方公里的磁帆。加速度四·五公里／秒平方，最高時速三十六萬公里，全程五千六百萬公里，需時七天。

「現在是二〇五〇年七月四日，世界時十時，月球日光時十六時。本船將於七月十一日十二時三十分，抵達火星金色平原熔爐城的札倫布太空站。太空船出發時，各位旅客務請就近坐下。因為加速及重力調整等技術原因，站立時可能會發生頭暈不適的現象，但是絕無生命危險，敬請各位旅客注意。

「本船有工作人員六位，機器人六十具。船長賈力·勞倫斯先生，有五個博士學位，太空航行記錄三百萬公里。這是首次指揮本船前往火星，敬請各位指教。」

廣播完畢，甲板上的燈光漸漸黯淡下來。

千奇笑道：「這種記錄還好意思說出來？」

百怪說：「你管他！反正是電腦全自動控制。」

文祥怕他們又爭起來，便說：「三百萬公里？可能說錯了吧？」

千奇道：「錯不了！據我所知，太空船長沒有人肯幹，當局曾經徵召過我，我倒無所謂，只是這個老怪不依，他堅持要當我的副船長！」

百怪啞道：「別臭美！是你不能離開我。」

千奇不理他，繼續說：「當局說，根據編制太空船上沒有副船長，但是還有艙務、程控等其他職務。老怪不同意，還吵著要電腦破例，設一個雙船長。」

百怪向文祥抱怨道：「老怪沒有良心，上次在海底鑽隧洞，明明是我一個人的差事，單人潛艇裝一個人就滿了，他還非去不可。兩個人擠成一團，可笑他腦袋差一點就被削掉一半，害得我們氧氣不足，白忙了半天。」

文祥聽得有趣，問道：「你們兩位一直在一起嗎？」

千奇說：「是啊！」

百怪說：「不是！」

千奇說：「怎麼不是？」

百怪說：「當然不是，進特遣隊以前，我根本不認識你。」

千奇說：「廢話！怎麼不說我出生時，還不知道你在哪裡呢！」

這時，汽笛又是一聲長鳴，艙中播出了送別的音樂。平躺在高台上的太空船，準備起飛了！只見一陣光華閃過，有如億萬金蛇流竄奔騰。三號艙門上的電離罩，緩緩地向四週退去，太空船則緊隨著冉冉升起。一進一退之間，承接得天衣無縫。

待太空船浮出了罩沿，船頭立刻轉向。船中各人明顯感到一股壓力襲來，此刻的加速度高達二十多個重力常數，即使有反壓力設施，大家還是感覺得出來。

文祥回頭一看，月球正迅速地退縮，不一會，已經縮成一個網球大小，在它旁邊的地球，則變成了一粒淺藍色的籃球。同時，陽光突然一暗，船身也略微震動。只見船尾冒出縷縷纖彩細絲，弩箭離弦般地向外射去，旋即散成一只空明的巨傘，簇湧在太空船後半部，那就是推動太空船的太陽風磁帆。

在這二十一世紀的太空中，彷彿十六世紀的大西洋，出現了一艘水母般的船隻，揚帆乘風，破浪驚濤，直駛向遙遠的他方。